

近现代漳州话的变化

陈荣翰

摘要 在最近的 100 多年中漳州方言的演化十分明显。在词汇方面,由于物质环境和文化环境的改变,一些词汇消失了,一些词汇出现了,一些词汇的词义转化了。在语音方面的嬗变,既包括漳州话内部按自身的规律演化,也有向普通话和厦门话靠拢的过程。在语法方面,漳州话也出现了不引人注目的、缓慢的变化。

关键词 漳州方言 嬗变 词汇 语音 语法

语言自其产生以来就处于不断的发展变化之中。通常语言的嬗变极为缓慢,往往需要积累数百年才会出现显著的差异。但近 150 年间我国社会发生了急剧变化,国人的生活方式几乎是日新月异,因而祖国大陆语言和文字的变化都是史无前例的。

本世纪以来,尤其在二战之后,世界进入信息爆炸的时代,出现了所谓的“地球村”效应。随着各地区人民的频繁交往,各种语言的相互“蚕食”现象非常普遍,据统计,目前世界上的 7000 多种语言中有五六千种将在一两代人之间被消灭掉。在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地区,交通和通讯高度发达,媒体日益左右着社会生活,因而语言的“弱肉强食”现象更为明显。例如法国在近百年间虽然有讲方言的人群竭力抵制,但是境内的所有方言已经完全被共同语——法语——所吞噬,包括曾经十分流行的布列塔尼语、巴斯克语、勃艮第方言和诺曼底方言。

漳州地处沿海,靠近历史上的五大通商口岸之一——厦门,作为闽南话重要组成部分的漳州话,在普通话和厦门话的“强力夹击”之下,是否也将很快地消失,笔者不敢妄加判断。但笔者在编辑《漳州方言志》的过程中确实发现,在最近的一百年来,漳州话的变化已经是足够显著了。

语言变化的一般规律是词汇变化得最快,语音次之,语法最不容易变化。但是为了与方言志的编写顺序一致,下文还是按语音、词汇、语法的次序来探讨漳州话的变化情况。

一 语 音

关于漳州话语音近来的变化,流行的说法是:年轻的漳州人在发音方面倾向于将舌尖鼻音和舌根鼻音混淆起来。这一结论是根据对学生所做的几次语音调查测验得出的,但笔者对这一结论始终感到怀疑。

自九七年秋季到九八秋季,为订正《漳州方言志》中的同音字汇,笔者与漳州方志办同仁邀请五位七八十岁的老人,每周用二至三个半天,花了近一年的时间,逐韵讨论漳州话的语音。参加这一工作的同志惊奇地发现,在这五位漳州土生土长的老人中,竟有两位完全分不清舌尖鼻音和舌根鼻音,有一位分得不太清楚,分不清的比例达到百分之五十。

根据笔者以往与上辈人交往的经验,他们对这两类韵母的分辨能力并不见得比现在的年轻人强。因而笔者相信,是否混淆这两类韵母主要与本人的语言素质有关,是属于个体差异,而不是人群差异,其分布概率与时代的变化并不相关。作为漳州话靠拢对象的普通话本身是要求区别这两类韵母的,所以不存在使年轻人向分不清舌尖鼻音和舌根鼻音方向发展的动力。

笔者认为,漳州话语音近百年来的变化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 内部的变化

1、鼻化与非鼻化的互相转化

研究百年前的漳州话语音,最有用的资料是清代中晚期编撰的《雅俗通十五音》、《增补汇音》等地方韵书。这一系列书反映的是一百多年前漳州的语音,

我们拿它和现在的语音比较,会发现不少当时的非鼻化音到现在已经转化为鼻化音,也有不少当时的鼻化音到现在已经变成非鼻化音。

(1) 非鼻化音转为鼻化音

本文所引用的例子如无特别说明,都以会文堂版的《雅俗通十五音》为准,以下分几组举一些被列在非鼻化韵内的字,并考察它们后来的变化:

在“居”的一组中列有“愈”、“汝”、“耳”、“预”、“肄”、“誉”等字,并都注明是文读音,而在对应的鼻化的“梔”的一组中没有这些字。但到今天八十岁左右的一辈人学文读音时,这几个字都已转为鼻化音,唯一的例外是在“木耳”一词中“耳”仍读作 dzi3。“尔”字在“居”和“梔”两组中都出现,可见当时鼻化和不鼻化两音并用,现在只读作鼻化音。

在“乚”的一组中列有“纽”、“扭”、“钮”、“狙”、“谬”等字,并都注明是文读音,而在对应的鼻化的“牛”的一组中没有这些字。但到六七十年前的一辈人学文读音时,这五个字都已转入“牛”的一组,惟有口语中“钮扣”的“钮”字仍读作 liu3。

在“规”组的“季”韵中列有“尉”、“蔚”、“慰”、“畏”等字,并都注明是文读音,而在对应的鼻化的“裨”的一组中没有这些字。但这些字在六七十年前就已转为鼻化音了。

在“胶”的一组中列有“咙”和“帐”字,并分别注明是“咙喉”的“咙”和“蚊帐”的“帐”,而在对应的鼻化的“监”的一组中只收有“咙”字。这说明当时“帐”字还未鼻化,而“咙”字是鼻化音和非鼻化音并用。但这两个字在六七十年前就已完全鼻化,转入“监”的一组了。

在“瓜”组的“稼”字韵中列有“汰”字,并注明“地名”,而在对应的鼻化的“官”的一组中不收此字。但这个字现在已转入“官”组的“寒”字韵,并从“他”母变为“地”母,如华安的地名“汰内”、“汰口”。

在“交”组的“厚”字韵中列有“闹”字,而在对应的鼻化的“爻”组中不收此字。在“嘉”组的“贾”字韵中列有“痘”和“哑”字,而在对应的鼻化的“更”组中不收。但这些字到现在都已经鼻化了。

(2) 鼻化音转为非鼻化音

以下举出一些被《十五音》列在鼻化韵内的字,并考察它们的变化:

在鼻化的“监”组的“监”字韵中列有“中(中央)”、“橄(橄榄)”两字,而在非鼻化的“江”组的“江”字韵里不收“中”字,在非鼻化的“干”组的“干”字韵里不收“橄”字。由此可见当时“中”字

与“橄”字分别有白读音 tann1 和 kann1。但到了六七十年前,漳州人说“滕中央”和“橄榄”已经不用鼻化音,而是把“中”字与“橄”字分别读作 tang1 和 kan1 了。有趣的是在厦门话中“橄”字至今仍保持为鼻化音。

在鼻化的“ ”组的“ ”字韵中列有“ ”字,并注明“赤 ”,蟋蟀别名”,而在非鼻化的“恭”组中不收此字。但现在七八十岁的漳州人讲到蟋蟀时,都会说“乌龙、赤蛰”,可见“ ”字早已转化为非鼻化音了。

2、塞声韵尾的转化

“席”、“夕”、“石”、“硕”等字上古都属于“铎”部,中古都属于“梗开三昔”韵,其中“席”、“夕”是“邪”母字,“石”、“硕”是“禅”母字。这些字在漳州话中文读音应该是 sik7,这四个字连同在《广韵》中与“席”、“夕”同音的“汐”字,在《十五音》中都列在“经”的一组中,被注明是文读音,读作 sik7,七十岁以上识字的漳州人也都按此音读。但是到了今天,不知是由于什么原因,六十岁以下的漳州人基本上已把这些字读作 sit7 音。

“匹”、“悉”、“疾”三字同属中古的“臻开三质”韵,在漳州话中应该读成以 t 收音,在《十五音》中的注音分别是 phit6、sit6 和 tsit7,七十岁以上的漳州人也多这样读。但今天七十岁以下的漳州人都将这三个字读作以 k 收音的 phik6、sik6 和 tsik7。

“忆”字属中古的“曾开三职”韵,属于该韵的字在漳州话里既有以 t 收音的(如“书”母字“式”),也有以 k 收音的(如“群”母字“极”)。“忆”字在《十五音》中同样有两种读音:ik6 的注义是“怨也,记也”,it6 的注义是“思念也”。而在《广韵》里与之同音的“亿”、“臆”、“臆”等字却只有 ik6 一种读音,这是清代的情况。到了现在,漳州人都把“忆”字只读作 ik6 的音。应该注意的是,在口语中说到“看在某人(或某事)的分上”时,还用到“忆着”这词,其中“忆”字至今仍读作 it6,这大概就是《十五音》中的“怨也,记也”。由此可见现在“忆”字的两种读音仍在用,不过音与意的结合颠倒了。

3、文、白读之间的转化

漳州话的文读音比较接近唐代以来从中原传来的《切韵》的语音系统,而白读音则是比唐音更古老的汉晋北方方言传到本地后的变体。从白读音向文读音转化是从上古音向中古音转化,对本地而言是土话向官话转化。漳州话的这一过程在清末以来并未停止。尤其是现代从普通话转借过来的新词多使用文读音,更导致口语中的文读成份不断扩大。

白读转为文读大多发生在最近的四五十年间,在书面语和新出现的辞句这两个范围内发展得最快。而

在口语和民俗和民间文艺的词汇方面,这种转化就很慢而且不明显。

另一方面,由于废科举、办新学,学生不再使用文读音读古书,社会上对这种“孔子白”也逐渐生疏。这导致在比较接近生活用语的范围内,一些“年轻”的文读音又反而向广大群众所熟悉的比较古老的白读音转化。

(1) 白读转为文读

在四五十年前,“聪明”和“清明”都有文、白两种读音,也即 tshoong4bing2、tshang4biann2 和 tshing4bing2、tsheenn4biann2。无论是读书人还是一般大众,都是两种读法并用。其中“聪明”的白读音多用于形容小孩子会读书,仅此细微差别而已。到了今天,这两个词的白读音已经不再使用(指漳州城区而言,因为城区的语音变化比较快),听得懂的人也很少了。

再看一看《十五音》,在“ ”组中列有“伤”、“猖”、“菖”、“常”等字,所举的例词为“着伤”、“猖魔”、“菖蒲”、“平常”。现在,即使是没读过旧书的普通群众,后三个词也读作文读音。而“伤”字的白读音只在转义为“过分”时才使用,例如“伤大”、“伤细”、“伤威”、“伤暗”等。

在鼻化的“官”组的阴去韵中列有“观”、“灌”、“鸛”等字,在“观”组的阴去韵里也收有这些字,这显然是一组文、白对应的音,可见在当时这三个字都有鼻化的白读音。在“官”一组中还列有“案”、“讚”两字,与“干”组的“洞”字韵中的同样两字相对应,可见鼻化韵中的“案”、“讚”两字也是白读音。但六七十年前漳州人说这些字已经不用白读音了。

在“更”组中列有“耕”、“羹”、“经”、“径”等字,所举的例词为“耕田”、“菜羹”、“织经”、“山径”,很明显都是白读音。这些字现在的漳州人都按文读音读,惟有“经”字转义为“蜘蛛经网”才用白读,“径”字在地名“径口”中才用白读。

在“惊”组中有“兵”、“纓”、“馨”、“庆”,很明显是白读音。到了现在,不但年轻的漳州人不懂这些白读音,97~98年订正漳州话的同音字表时被请来的七八十岁老人也只有一个能想起在“兵部尚书”和“帽纓”这两个词中的“兵”和“纓”应该读作 piann1 和 iann1,至于后两字的白读音则没人能想起来。

在“禪”组的阴平韵中列有“川”和“村”字,这两个白读音现在也不用了,只有“川”字在转义为“尻川”时才用白读。

在“茄”组的阴平韵中列有“邀”和“挑”字,所举的例词为“相邀”和“挑夫”,显见是白读音,

但现在这两个词都读作文读音了。

“振”、“注”、“雀”、“守”、“成”、“谢”、“实”、“斜”、“鲜”、“转”、“指”、“学”这类常见字,漳州人现在都按文读音读。在日常口语中说到这些字时一些人还会读出白读音,但已不太清楚应该写作什么字了。例如,如今已经很少有人知道 tsat4pak6、ti3i4、tin1tang5、tshau3tseenn1ann3 应该写作“实腹”、“注意”、“振动”、“厝头雀仔”。

(2) 文读转为白读

因为“孔子白”的废止,“黑”、“白”、“黄”、“青”、“红”、“赤”、“天”、“雨”、“雪”、“山”、“岸”、“树”、“草”、“鸟”、“虫”、“鱼”、“皮”、“钱”、“线”、“血”、“汗”这类日常生活用字的文读音,越来越少人使用,读书人逐渐用民间使用的白读音来代替。到现在多数人已经不懂得在漳州话里这些字还有另外的读音,即使在读“天山”、“血汗”、“伟岸”、“树立”、“青红皂白”、“冬虫夏草”、“皮肉之苦”这些必须用文读的书面语时,很少人能用文读音来读。

这种文读音逐渐消失的情况很普遍,很难找出一个规律来说明哪些文读音最容易失传,不过这样的字例是不胜枚举的。

(二) 向普通话靠拢

语音向普通话靠拢的现象非常明显,以下用几个方面的例子来说明:

1、声母的转变

(1) 送气变不送气

在《十五音》中“刁”、“衷”字属于送气的“他”母;“奔”、“波”等字属于送气的“颇”母;“拘”、“轨”、“诡”等字属于送气的“去”母;七十岁以上的漳州人读这些字也是读送气音。但这些字在普通话中都读不送气音,受此影响现在的年轻人讲本地话时也逐渐将这些字读成相应的不送气音。

“标”字在《十五音》中虽然列在不送气的“边”母之下,但七十岁以上的漳州人都是把它读成送气音。年轻人受普通话影响,逐渐将“标”字读成不送气音。不过一些如“彪仔标”、“标头”等很地方化的词,则其中的“标”字无论老少仍读成送气声。这个字在一百多年由不送气变为送气,再由送气变为不送气,确实是很奇怪的现象。

(2) 不送气变送气

在《十五音》中“凭”、“频”、“颞”等字属于不送气的“边”字头,“特”字属于不送气的“地”字头;七十岁以上的漳州人读这些字也是读不送气音。但这些字在普通话中都读送气音,受此影响现在的年轻人讲本地话时也逐渐将这些字读成相应的送气音。

(3) 向普通话的声母转化

漳州话的声母中, b 和 g 是普通话里没有的, 某些发 b 和 g 声的字由于受普通话的影响, 逐渐按普通话里对应的声母发音。在《十五音》中“晚”、“挽”两字列在“门”母下; “岸”、“危”、“隗”、“嵬”、“巍”、“伪”、“魏”等字列在“语”母下; 七十岁以上的漳州人读这些字也是读 b 和 g 的声。但这些字在普通话中都属于零声母的音, 现在的年轻人讲本地话时, 就将这些字读成零声母的“英”母音。

“联”列在“门”字头下, 也是读 b 声的, 七十岁以上的漳州人读成“绵”的音, 因为此字在普通话中读 l 的声, 现在六十岁以下的几乎全读成“连”的音。

“植”、“殖”在《十五音》中列在“时”母之下, 上年纪的人也读作 sit7, 五十岁以下的人多因普通话读 zh 的音而把它们读作“曾”母音 tsit7。

“牛”的文读音为 giunn2, 如“牛黄”、“风马牛不相及”等上年纪的漳州人都按《十五音》读作“语”母的音。此字在普通话中的声母是 n, 现在漳州人就按普通话音读成“柳”母音, 如“牛顿”、“孺子牛”等。

(4) 增音

在《十五音》中“限”字列在“英”母之下; 七十岁以上的漳州人读这个字也是按零声母读。但“限”字在普通话中是有声母 x, 现在的漳州人根据“希”、“喜”、“系”、“戏”在漳州话中都属“喜”母, 便将“限”字读成 han5。

更奇怪的增音现象是, 现在漳州人将原来读作 gui2 的“危”字读成零声母的 ui2 音之后, 又按读“限”字的原则, 凭空加上声母 h, 读成 hui2 音。

2、韵母的转变

(1) 舌尖鼻音转为舌根鼻音

有一些鼻音尾的字, 如“轻”、“微”、“蒸”、“兴”、“胜”、“承”、“证”、“症”等, 在普通话中应该读作舌根鼻音。但在漳州话中, 无论是各种版本的《十五音》的记载, 还是现在七八十岁的人的实际交谈, 都是读作舌尖鼻音。近四十年来, 由于受普通话的影响, 年轻人已倾向于将这些字按舌根鼻音读。唯一的例外是“轻”字, 漳州人还是顽固地读作舌尖鼻音。但根据“轻”字创造出来的“氢”字, 不管哪个年龄段的人都读作舌根音。“症”是中医的常用字, 因而也较难变音, 现在说到“症头”, 多数人还是读作舌尖鼻音。

(2) 舌根鼻音转为舌尖鼻音

在漳州话中, “侦”、“贞”、“桢”、“祯”等字无论是各种版本的《十五音》的记载, 还是现在七八十岁的人的实际交谈, 都是读作舌根鼻音。近四十年来, 由于受普通话的影响, 年轻人已倾向于将这些字

按舌根鼻音读。唯一的例外是“侦”字, 至今多数漳州人还是读作舌根鼻音。

(3) 直接转为普通话的韵母

“当”字在漳州话中本来读作 toong1, “冈”、“刚”、“钢”、“纲”字本来读作 koong1, “芒”、“茫”、“盲”字本来读作 boong2, “档”、“荡”字本来读作 toong4, 现在多根据普通话音读作 tang1、kang1、bang2 和 tang4。“当”、“冈”、“刚”、“钢”、“纲”、“芒”、“茫”、“档”和“荡”等字在《广韵》中属“宕开一唐”韵, 在普通话中应读 ang、iang、uang 的音, 在漳州话中应读 oong、ang、ng 的音, 所以这种转化还是很合逻辑的。而“盲”字属“梗开二庚”韵, 在现代北京音中读 ang 的音是很特别的, “盲”字音的转化就尤其表现出普通话音的强烈影响。

“奥”、“澳”、“懊”在《十五音》列在“高”组的“告”字韵里, 读作 c4, 但现在五十岁以下的漳州人大多按普通话的韵母读作 au4。

3、音调的转变

(1) 阳去变阴去

漳州话里阳去声发生连读变调时就变成阴去声, 而在普通话里没有阳去和阴去之分, 只有去声一调, 由于受到这两个因素的影响, 现在的年轻人将本地话里许多阳去声的字读成阴去声。如: “旱”、“捍”、“焊”、“翰”、“瀚”、“憾”等字在漳州人中大多读成“汉”的音。

(2) 阴平变阳平

在《十五音》里“花”、“华”、“哗”等字出现在“瓜”组“稼”字韵“喜”母下, 而不在“瓜”组的“瓜”字韵下。在《增补汇音》里“花”、“华”、“哗”等字出现在“瓜”组的“瓜”字韵下, “华”字也出现在“瓜”组的“稼”字韵下。可见这三个字在当时是有阴平和阳平两种读音, 可是现在七八十岁的老人都读成阴平声 hua1。因为这个字在普通话里读阳平声, 现在五十岁以下的人都按普通话音读成 hua2。

“荃”字在《十五音》和《增补汇音》里都不出现, 因为清末有个曾国荃, 这个字在漳州就较为常用了, 现在七八十岁的老人都读成阴平声 tsuan1。但此字在普通话里读阳平声, 现在五十岁以下的漳州人也大都读成阳平声。

(3) 阳平变阴平

“摧”字只用于书面语, 在《十五音》里属于“桧”组“葵”字韵“曾”母, 在《增补汇音》里属于“巍”组“培”字韵“曾”母, 都应该读 tsue2。不知是因为什么, 现在有文化的七八十岁老人都读成 dzue2 音。因为这个字在口语里很少用, 现在五十岁以下的人都按普通话音读成 tshui1。这个字的读音就从阳平变为阴平, 声母、韵母都变, 一百多年来在漳

州话中的变化最大。

(4) 上声变去声

“愤”字在漳州话中原来是读作上声，但在普通话里读去声，因为此字仅在书面语中出现，现在的漳州人都按去声读。

(5) 平声变上声

“岗”字在漳州话中原来是读作阴平声，至今一般漳州人还把“站岗”读作 khia4kang1。但“岗”字在普通话里读上声，由于最近电视广播里常说到“下岗”这一词，很多漳州人遂将“岗”字按普通话读作上声，把“下岗”读作 lo4kang3。

4、按普通话发音

(1) 纠正误读

一些传统的误读音根据普通话纠正过来。如“映”、“玺”、“麤”三字，各种版本的《十五音》都分别收在“姜”、“居”和“公”的一组中，不少旧读书人也误读作“快”、“尔”和“毒”的音。由于普通话的流行，现在的漳州人读古文时已经懂得正确的读音了。

(2) 因简化字而改读音

“特征”和“征兵”的“征”字原为“徵”，所以六十岁以上的漳州人多说成 tik4tin1 和 tin5ping1。由于“徵”字简化为“征”，现在五十岁以下的漳州人大多说成 tik4tsing1 和 tsing5ping1。

(三) 受厦门话影响

厦门话对漳州音的影响主要有两个方面：

1、“海下”音的影响

漳州人将角美以东直到厦门一带的闽南话语音称为“海下音”。清代以来，厦门取代了漳州的月港，成为重要的海运港口。随着习于“贩运东西二洋”的漳州人频繁经厦门出海，厦门语音对漳州的影响日益加深。

《十五音》将“女”字收在“居”组中，在“裾”组中不收“女”字，只收“汝”字，并注明“海上腔”。现在八十岁以上的漳州人还将“女”字读作 li3，而绝大多数漳州人已将“女”字读作 lu3 了。

另外，“输”、“舒”、“处”、“趣”、“如”、“儒”、“树”的文读音在《十五音》里都是收在“居”组中，现在七八十岁的人的读法也都和《十五音》一致，但五十岁以下的漳州人一般都按厦门音读成 u 的音。

“所”、“初”在《十五音》里都是收在“稽”组中，现在七八十岁的人的读法也都和《十五音》一致，但五十岁以下的漳州人一般都按厦门音读成“沽”的一组中的音。

以前漳州人将“自己”说成 ka5ti5，现在则普遍跟着厦门人说成 ka5ki5。

2、教会语音的影响

天主教和基督教在漳州都是用厦门话传教的，漳州的基督徒也用厦门话朗读圣经和举行礼拜仪式。如“上帝”和“箴言”漳州话应该读成 siang4te4 和 tsoom5gan2，但漳州的基督徒都说成 sioong4te4 和 tsi-am5gian2，此外“约翰”、“路加”、“创世”等词也都按厦门音读。

由于旧时代教会学校在漳州占有相当大的比重，因而在漳州的“新派”知识分子中，不少受传教的厦门音影响很大，自觉或不自觉地将厦门音来代替漳州音。

二 词 汇

一百多年来，漳州话词汇的变化是极其显著的，97—98年订正漳州话的同音字表时，笔者拿《十五音》里的词汇来请七八十岁的老人解释，发现其中已经有相当多的词没有人能懂。看来这部分词汇恐怕要永远湮灭在历史的灰尘中了。现在我们所能探讨的只有它们以外的词汇。

要全面地阐明词汇的变化也不是这篇文章所能做到的。本文只从几个方面各举小部分例子，仅想勾勒出一个概貌，绝不能囊括词汇变化的所有方面。

(一) 消失的词汇

1、由于物质环境的变化

(1) 与被淘汰的技术与作业方式有关

由于科学技术的发展，一些旧的工具和生产作业已经被比较先进的技术所淘汰，与此有关的词汇也不可避免地从漳州话中消逝。

碌碡 la5tak7 和连枷 lian5keenn3 都是农具，前者用于平整田地，后者用于打谷子。现在人们对它们已经很陌生了，幸而这两个名词不是本地特有的，所以它们不会死亡，将要消失的只是它们的本地读音。已经或正在消失的是漳州话特有的某些有关农业的词汇，如：粪坭 pun3te1（农家攒积垃圾、草木灰等的处所）、擦砵 tshua3khann1（内表面有粗凹凸纹的陶盆，用来擦洗植物块茎内的淀粉）、踏车（脚踩水车提水灌溉）、拏草（用手在水田里拔杂草）等。

其它行业也有很多词汇已经或正在消失，如：鑊 phuin1（制作棺材的小斧）、墨枳仔 bak4tshinn4ann3（木匠用来画线的工具）、桶槌 tang1teenn2（箍桶时用来勒紧箍箍的工具）、纱□仔 sua5ak4ga3（缠纱器）、斗槩 tau1kai4（类似短尺子一样的东西，斗量谷物时用在斗口刮过，以示度量经过验证）、漏母礮（制冰糖用的容器）、落箍 lo4khoo1（竹编圆环，扛、挑重物时垫在底下）、落索 lo4soh6（用于绑“落箍”的绳子）等。

(2) 与不再使用的生活器具有关

随着生产的进步和生活条件的变化,不少以前漳州人使用的生活器具现在已经不再被使用了,指称这些器具的词汇也就逐渐从漳州话中消逝。如:门 buinn5thuinn5 (从内面顶住大门的棍子)、门屋仔 buinn5ak1ga3 (上面带有屋顶的独立大门)、搭拱仔 ta4koong1a3 (以竹节制成的瓢勺)、箬 pee5dzi2 (搂集草、树叶等的竹耙)、灯猴 (放置老式油灯的竹架)、柴屐 (木屐)、手臼 (舂米的石臼)、火管 (吹火筒)、葱管 (罩煤油灯的玻璃管)、尿鳖 (夜壶)、骨交白 (裹脚布)、弓鞋 (小脚女人穿的绣鞋)。

也有一些词汇,虽然其基础已经消亡,词本身却继续存在下来。如:“钱贯”原指串铜钱的双股小麻绳,又引伸为视钱如命的人,正是这个引伸义使该词免于死亡。

(3) 被科学术语取代的旧名称

由于医学的进步,比较科学的疾病名称慢慢在社会上普及。一些的本地旧的病名也逐渐被流行于全国的名称所代替,如:“细病”改称为“痨病”或“结核病”,“猴损”、“结食”、“呕滂”、“肿颌”、“虾”、“羊母晕”、“冬瓜漉”则分别改叫“佝偻病”、“食道癌”、“霍乱”、“甲状腺肿”、“哮喘”、“癫痫”、“皮肤癌”。

由于科学知识的逐渐普及,对于一些自然现象的旧说法已慢慢被科学术语所替代,像“地动 too5tang5”、“起蛟 khi1kau3”、“报头”这类词汇已基本上失传,代之以“地震”、“山洪”、“起台风”等。

(4) 动植物名

由于除虫剂、灭草剂的广泛使用,加上漳州人野外生活的日渐减少,一些原来常见的动、植物对于年轻的城乡居民变得越来越陌生,它们的名字也逐渐从漳州话中消失。

地蚰 too4phu3 (一种孳生在屋角湿地上的昆虫)、uan5ioonn1 (寄生蜂)、蚶仔 ting1ann3 (一种小型蜻蜓)、地蜢 too4dzi5 (一种在沙地上捕食蚂蚁的昆虫)、马缨 beeliann1 (一种红色大蚂蚁)、地猴 too4kau2 (地老虎)、涂虫 thoo5thioong2 (一种可以食用的海滩小虫)、牛虻 (牛虻)、蛆龟 (一种作金鱼饲料的浮游动物)、水较剪 (一种生活在水面上的蜘蛛) 这些昆虫名字,乌蟪 u5huinn1 (一种眼镜蛇)、饭匙冲 puinn4si5tshing4 (一种眼镜蛇)、𩾐仔 bua5a3 (鳄鱼)、红猪母 (四脚蛇)、青竹丝 (竹叶青) 这些爬行动物名字,乌𩾐 oo5kit7、青鸚仔 tsheenn5pit1a3、东屎咯 tang5sai1kheennh7、鸬鹚、钓鱼翁、豆仔鸟这些鸟类名字都被电视里常出现的果蝇、眼镜蛇、鸬鹚、秃鹫、角马、犀牛、海豚、恐龙等国外动物名称排挤掉了。

多尼 to5linn1、刺苋、芒冬、埔、刺菠、加冬、厝岭饭 tsan5leenn5puinn5、猪母奶、鸬鹚刺、山厚末、水茭灯、羊戴来这些在漳州用了千百年的野生植物的名字也随着它们越来越少见而逐渐让位于草莓、棕榈、郁金香、康乃馨等时髦的名字。

2、由于文化环境的变化

(1) 称谓

旧时讲究礼节,在称谓方面也有所体现。例如,过去不仅晚辈对长辈有敬称,长辈对晚辈也有敬称——“倌”和“老”字。

“倌”字有两种声调:阴去和阴平。阴去声用于尊称姑爷,如姑爷名“水木”、“山仔”,则称 book4kuann4、suann5kuann4。阴平声用于尊称媳妇,如儿媳或弟妹名“秀珍”、“梅花”,则称 tin5kuann1、bue5kuann1。

“老”字用于尊称下辈的朋友,如儿子的同学或者外孙的同事名“阿才”、“阿饲”,则称 tsai5lo3、boong1lo3。

旧时漳州人对与自己重名的人一般不直呼其名,而用一种特殊的称呼“偶的 gio2e·”。对第三者指称时也不叫名字而说“伢偶的 gun1gio2 e·”。

以往人们特别重视亲戚关系,男人丧偶后续弦,后妻一般要与前妻的娘家保持某种特别的关系,也即后妻认前妻的父母为父母,前妻的父母认后妻为女儿。为了与真正的母女或父女关系相区别,背称时要在称谓之前加“接面的 tsi3bin5 e·”三字作定语。这种“接面”的关系,往往会长期维持下去。

现在的人注重效率,避免繁文褥节,这类称谓就不再使用了。

人称代词“伯”lan3 一般和“伢”gun3 相对,两字都表示“我们”的意思,“伢”字把听话人包括在内,“伯”字把听话人排除在外。但是“伯”字过去还有另一种用法,即表示“您”或“您的”的意思,例如“伯倚哪□?”lan3khia4ta1lo1 意为“您住哪儿?”“伯遐尽闹热”意为“你们哪儿很热闹”。如今“伯”字的这种意思在漳州城区已经很少用。如果域里还有人这么说,那就会使人觉得异常,显得像乡下人了。

(2) 詈语

由于时代的改变或居民价值观念的转化,一些原属于骂人的词汇由于知道其原意的人越来越少,因而这些词汇的使用频率变小,以致于逐渐消失。

封建时代极刑主要为砍头,民国之后就改为枪毙,所以漳州话中原有的詈语“𩾐 tsam5 头”、“摧 tsui2 头”便慢慢废弃,代之而起的是“拍枪”。

腺鼠疫(黑死病)在旧时代曾是死亡率极高的传染病,患者死时体现黑斑,故本地叫作“起楞 khi1ling5”。在漳州话中“起楞”是一种诅咒人的詈

语,现在鼠疫已绝迹多年,如今的人都没见过鼠疫流行,因而“起楞”这个词也就极少人使用了。

根据地方志的记载和本地旧小说的描写,至少在明末到清初,漳州地区有“南风”的陋习。“后黼 au4giaunrl”、“后娆”等词就是专门骂变童的詈语,几十年来由于“尚南风”陋习的革除,该词现已被理解为“自找麻烦”的意思,骂人的意味已经几乎没有了,而且用这些词汇的人也不多,这些词正濒于消亡。

封建时代贞操概念非常绝对化,十分强调所谓的“女德”,漳州妇女最忌怕被人骂“娆 hiau2”。三四十年前,女孩子吵架时动辄骂对方“娆”。近年来随着西方观念的传入,女性的魅力是很多人所津津乐道的,更有甚者,“富于性感”也成为一些人的“长处”。现在除了守旧人士之外,“娆”字已经不算詈语了,而且年轻人已经极少说到这个字了。

3、受普通话的影响

几十年来能讲普通话的人越来越多,漳州话中与普通话相近的词自然而然地逐渐被普通话的相应词所取代。这类词汇非常多,包括日常生活中的最积极的词汇。如“撵 huann5 车”改说“驾驶”或“驱车”;“油肉”改说“肥肉”。此外“涂炭 too5thuann4”、“电车”、“电船”、“番仔火”、“红毛灰”、“桟瓶”、“根头”、“行车”、“数念”、“分会”、“讲古”、“跋万六”等词或短语原是漳州人经常说的,现在已大多改说成“煤炭”、“汽车”、“汽船”、“火柴”、“水泥”、“花瓶”、“根源”、“开车”、“想念”、“分辩”、“讲故事”、“打扑克”等等。

(二) 新增的词汇

漳州话中的新词主要来自政治上的新辞、科技术语和外来语。前两类词汇不必举例人们就可以了解,值得一提的只是外来语。

外来语包括从外国语和国内的外地方言引进的词汇两种。前者的数量很不少,例如:无论在《十五音》还是在《增补汇音》里,都没有现在漳州人常挂在嘴上的“镲 lui1”字,可见至少在清代中晚期漳州还是用“钱”、“银”等来称呼阿堵物,“镲”字是以后才从马来话的 duit 借用过来的。此外诸如“哥丕 ko5phi1”、“雪文”、“洞角”、“招票”、“巴刹”、“钱龟力 tsinn5ku5lak7”等词都和普通话的“咖啡”、“肥皂”、“手杖”、“礼帽”、“市场”、“巧克力”等词的音与形都不同,显然不是从共同语来的,是直接或间接“走私”进来的。

漳州话从外地方言引进词汇是自古就有的,到近现代这一现象仍在继续。“研”字的释义在《十五音》里是“石研”,在《增补汇音》里是“瓷器”,都和“瓶”字的意义不同,漳州人把瓶子说成“研”是三

四十年代才从厦门话引入的。到现在“酒研”一词甚至用得比“酒瓶”还要普遍。同时从厦门话引入的还有“相合 sann5kap6 (一起)”、“拄撞 tu1tshing5 (碰巧)”等等。

(三) 词义的转化

在《十五音》里“居”组的阴平韵中收有“𠵿”字,注曰“妇人阴户”,而在《增补汇音》的“玗”字韵中收有“𠵿”字,所注的意思也相同。实际上,漳州话里有现成的对应这个意思的“膺”字,所以漳州人是不会去用这个字的。但派到漳州的北方来的官员就可能使用这个字,当他们训斥下属时大概是顾不得斯文,动辄骂“𠵿”,久而久之(具体时间不敢妄断)漳州人就将“𠵿”字理解为“当官的训斥人”的意思。到了今天,漳州人说“头家 𠵿 叫”或者“我互头家叫去 𠵿 时”,就完全是将“𠵿”字当作动词“训斥”使用。但“𠵿”字只限于上司,漳州人绝不会说“𠵿”老爸共我 𠵿。

直到七八十年前,在漳州话中“少年家”还是专指变童,以至于初到漳州的人会被告诫不得在此地说“少年家”这个词,以免招致不愉快。随着这一陋习的消灭,“少年家”骂人的意思逐渐淡化。到了四五十年代,漳州话中的“少年家”一词就已完全等同于普通话的“小伙子”。

三 语 法

语法的嬗变虽然极其缓慢,但也可以看出其端倪。以下举的两个例子说明这种倾向。

(一) 构词法

旧时对某些瞧不起又惹不起的人,如土豪劣绅或流氓土匪之类,漳州话中有一种特别的称呼方式,即在该人的姓与名之间加上一个“阿”字。最有趣的例子是明代闽粤一带的海盗首领林凤,闽南人称他“林阿凤”(lin5bann3hoong5)。此公曾雄心勃勃地率领人马占领吕宋岛的一部分,并攻打西班牙人控制的马尼拉,在西班牙文的史料中被记载为 Limahong,日本人田中萃一郎在其《东邦近世史》一书中将 Limahong 译为“李马奔”,中国学者夏曾佑在其《中国历史教科书》中沿用这一译法,后来颜文初直接从西文译为“李马芳”,直到张星烺到厦大任教之后时才考证出 Limahong 就是林凤。闽南话的这种奇怪的构词法就这样使一些学者晕头转向。

直至四五十年代,漳州人还常用这种方式称呼一些社会闻人、阔人、土匪头等。现在大概是社会上很久就没有这类被瞧不起又惹不起的人了,因而这种在某人的姓与名之间加上一个“阿”字的构词法,至少

在漳州城区已经基本上没有人还在使用。

(二) 句式

旧时漳州话中有一些句式现在已经没有人或很少有人使用了。例如：

“汝教伊去无” li3ka4i5khi3bo2, 意为“别管他”或“没关系”，也可以间缩为“教伊无”。类似的有

“汝待伊去无”，“待伊去死”，意为“甬理他”或“管他的！”

“汝教伊“𪗇”？” li3ka4i5be5 或“汝教伊 𪗇？” li3ka4i5bang5, 意为“你别以为他不会（或不敢）”。

这种句式如今只有老人和乡下人还在使用。

漳州市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漳州市历史悠久，人文荟萃，历史文化遗产十分丰富。经国务院公布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有漳州石牌坊、东山关帝庙、白礁慈济宫、华安二宜楼 4 处。

漳州石牌坊 指位于漳州市区香港路北端双门顶的“尚书探花”、“三世宰贰”两座明代石牌坊，以及市区新华东路东端岳口街的“勇壮简易”、“闽越雄声”两座清代石牌坊。“尚书探花”坊是明万历三十三年（1605 年）为林士章而立。林士章，漳浦人，历任南京礼部尚书、国史副总裁。“三世宰贰”坊是明万历四十七年（1619 年）为南京吏部右侍郎蒋孟育及其父蒋玉山、祖父蒋相而立。“勇壮简易”坊建于康熙四十六年（1707 年），是清康熙帝赐蓝理而立。蓝理，漳浦人，历任左都督、福建陆路提督，在统一台湾的行动战功显赫。“闽越雄声”坊是清康熙六十一年（1722 年）为许凤而立。许凤，海澄人，历任漳州镇总兵、荣禄大夫、左都督，与蓝理同为清初平台名将。这 4 座石牌坊均为 3 间 5 层 12 柱，设置巧妙，衔接精密。

东山关帝庙 在东山县铜陵镇岵嵒山东麓，建于明洪武二十年（1387 年），明清两代，多次重修。庙依山而筑，规模壮观。山门、前殿、天井、回廊、主殿层层逐高，布局巧妙。庙内石刻木雕，刻工细致。殿中悬挂清咸丰帝御笔匾额，上书“万世人极”四个字。明英武殿大学士黄道周撰联云：“数定三分，扶焱汉平吴削魏，辛苦倍常，末了一生事业；志存一统，佐熙明降魔伏虏，威灵丕振，只完当日精忠。”庙西为黄道周出生地，称石斋故里；庙东有钓鳌台、风动石、石僧塔等名胜。据考证东山关帝庙是台湾 800 多座关帝庙的祖庙，每年都有大批台湾同胞来关帝庙朝圣。

白礁慈济宫 在龙海市角美镇白礁村。始建于南宋绍兴年间（1131—1162 年），奉祀民间名医吴 。系宫殿式建筑，依山而建，双层三进，有前殿、献台、正殿、后殿。正殿前献台系上下双重须弥座构成的方形平台，环台刻有宋代精美浮雕“飞天神女”、“狮子戏球”。庭院有口“龙泉井”。殿前门廊 10 根精工镂雕的蟠龙石柱，系跟随郑成功收复台湾的白礁籍将士后裔从台湾运献的。吴 （979—1036 年），龙溪（今龙海市）人，著名道士，道风高洁，医术高明，有“神医”之称，在闽台影响极其深远。台湾省相继建筑了 200 座慈济宫，并以白礁慈济宫为开基祖宫之一。

华安二宜楼 在华安县仙都镇大地村。建于清乾隆三十五年（1770 年）。单元式园形土楼，由内外两环建筑而成，直径 73.4 米。内环楼一层。外环楼 4 层，高 18 米，其底层用花岗岩块石、条石砌成，二层以上生土夯楼，外墙厚 2.5 米。开大门和两个侧门，第一层至三层不开窗。木构屋架。每层 52 开间，门楼和祖堂占 4 开间，其余 48 间分成 12 个单元。全楼有房 200 余间。二宜楼背倚高山，面对溪流，楼前平坦开阔，风光旖旎，故有“宜山宜水、宜家宜室”之名。现楼内住有 80 多户 300 余人。土楼规模宏伟，纪年明确、形成独特，保存完好，被称为“园楼之王”、“福建土楼之最”，是福建传统民居中的典范。

(一彤 辑)